

愛您一生一世

也行

對於2013.14這一連串的數字，讓中國人很快聯想到一句諧音語句：「愛您一生一世。」這是多麼美好的承諾！放諸四海皆準。中華語文當中，我們對數目字有著特殊情感；對中文諧音，我們自有獨到的敏覺，這是華文的一大特色，也是漢字的魅力所在……

許多新嫁娘與新郎官選擇這一天結婚，牽手同行、相伴一生、相守一世。有趣的是：這一天在農民曆上寫著「大凶大耗不宜諸吉事」。不宜嫁娶？真的有人在這一天結婚嗎？也行疑疑惑惑。真的有人不信邪嗎？呵呵！還真沒有人願意去違背這古老黃曆。年輕人可以不信；她倆的家人，不會有異議嗎？

晃眼日落西山，直到收看當日晚間新聞才揭秘：餐館是有包場，但不是婚宴，而是年終尾牙啦……！老闆請員工吃飯，大宴小酌少不了全雞、全鴨、全魚。完整的一條全魚，像徵著年年有餘，是人人渴望的毋庸置疑。全雞拼盤端上桌來，盤子裡的走地雞有頭有爪，同事們嘻嘻哈哈、你來我往的敬酒喧嘩，心下卻一點兒都不歡樂。為什麼呢？每個人心底不踏實啊！老想著「小心雞頭對著我

喲！」那是什麼意思？意味著什麼呢？這是中式民情風俗的說法：雞頭向著誰，誰就被老闆開除，開年不用來上班，回家吃自己吧！這一句「回家吃自己」您用台語發音說說看，被「頭家」炒魷魚的苦況更顯傳神，這是傳統民俗，也是承襲文化。

民情風俗是指一個地域的百姓俱有特殊民風，語言首當其衝，其次是服飾、飲食、文字、信仰，甚至交通工具等等等等，所有衣食住行育樂囊括其間，形成一份特有的氛圍，相對來說是與其他族群有著不一樣的質感，這是生活習慣，也是延續文化！

我們借助多媒體影音視頻功能，把自己優質的音樂、戲劇、文學、武藝創作，跨越區域進入流通管道分享全世界，進而產生創造奇蹟與國際影響力，風行一時的韓劇、騎馬舞，就是一個實例。謂為風尚的民間習俗，通過運營執行銷售項目體系展現創意，簡單的說：我們由個人原創，走向團隊成效商品化；從下而上建設文創產業，同時與國際接軌提升軟實力，這是當代民情風俗習慣，也是積累文化。承襲文化、延續文化、積累文化，讓華夏子



民心甘情願地走到了一起。

中華文化淵遠流長，尊師重道古有明訓。如果說：我們把這一句「愛您一生一世」提昇到一個高度，當此迎新送舊的大寒時節，我想對我敬愛的、勞苦功高的老師們說一聲「愛您 一生一世」，應該是再恰當不過了！文字，像一艘翩翩小舟承載著語文；文字，是語言的載體；語文具有文化軟實力。那麼，語文老師呀：您不僅僅是上國文課的中文老師！您還是文化老師、多媒體教師。您可是越老越值錢哦！

邦的約會

懷素

邦德與簡有個約會。他們是週末情人，各居一所。邦不知道這樣的生活算不算自由。應該是自由的吧，他想。他四十歲，生活裡不乏女人。如今他對女人不抱幻想，他只想好好經營自己。

邦是個乾淨利落的人，喜歡穿黑白條紋的西服，漆黑的頭髮紮成一束掛在腦後。西服筆挺，讓他整個人看起來像模特一樣挺拔有型。

在去簡家的路上，邦到雜貨店裡買了一合避孕套和一合香煙。笑瞇瞇的女店主給了他一盒香煙，邦很詫異的看著香煙盒，那上面畫著孕婦的即將臨產的肚子。

這是政府要求的廣告圖，大意是吸煙對胎兒有害。

邦關心的不是這個。那觸目驚心的肚子讓他心驚膽戰，他可不要一個大肚子的簡。他想。

過香檳橋時，路很堵，邦因為專心想著事情，沒有像往常一樣抱怨。他本來的好心情被突如其來的廣告弄得有點沮喪。正在他無精打采時，聽到有人叫他，回頭看時，見在另一條線上，紅頭髮的安娜正興奮的向他招手。

嗨，邦，你好嗎？安娜大聲地問。

好，好，你還好嗎？邦回答著，眼角飄過安娜的臉，看到開車的男孩。

唔，不錯，很正點。邦在心裡罵道。

一年前，安娜還是邦的女朋友。安娜幾乎讓邦在他自由自在的道路上停下來。安娜不僅是一個獨立有個性的女孩，還有溫暖人心的力量。曾經有一段時間，邦在清晨走出安娜的公寓時，他們會依依不捨地一直走到樓外。安娜穿一件綠色絲綢長睡衣，配上她綠色的眼睛，熠熠閃光。那是人間四月天，安娜赤腳站在甬道上，一頭紅髮迎風飄揚。

而邦也是那樣的陶醉，直到一天清晨他發現自己不想離開。

其實就這樣停下來也不錯，人生總要有一個驛站，邦望著安娜熟睡的臉想。

本來邦想搬過去了，後來他聽到安娜和她姐姐的電話，安娜說她真的想有一個小孩了。安娜的家庭，格外喜歡孩子。

生個孩子，就會改變他的生活，他還想就這樣流浪下去。於是邦又回到自己的道路上。雖然有點失落，但自由總是好的。

安娜的路線先自鬆動了，安娜新男友開車很沖，車是帶著向前衝的聲音開走的。

邦來到簡的家，簡已經準備好燭光和晚餐。簡是個短髮法國女孩，她做的牛肉湯汁濃湯稠，讓邦感到家庭的香味。安娜的車站已經錯過，他是不是應該停在簡的碼頭上？邦站在簡的窗前獨自想。簡正像一個標準的家庭主婦那樣清洗廚房。簡的身材自然流暢。

邦的腦海裡出現了那個煙盒，那個孕婦的肚子。不，不要這個。他對笑瞇瞇的女店主說，換一幅圖。

邦的今晚，好像注定要決定什麼，他已經四十歲，是不是還要當鑽石王老五？

邦的耳邊，飄過安娜最後的一句話，這句話讓他難過，也讓他在一瞬間對他的生活第一次有了懷疑-----

邦，我就要有小孩了！

有朋自遠方來

冬芭

傍晚，昆劇院的楊繼真打來電話，說，尹繼芳要來看你，她很牽掛你、想念你，一定要登門拜望呀！

我不由大吃一驚：喂，阿得（楊繼真的小名），你有沒搞錯？尹繼芳人在美國紐約丫！

是啊，她已到南京，不認識路，要我陪她來！你千定千定在家裡等著。其實，楊繼真也沒有到過我的家，她也不認識路，還要打聽問訊呢。

孔老夫子說，「有朋自遠方來，」下一句是什麼？---「不亦樂乎！」對，不亦樂乎！不亦樂乎！

尹繼芳遠道而來，沒有忘記我這老朋友，我心裡當然很感動、很高興。

多少年沒見面了，好幾十年了吧？路上相遇，不一定還認得出來。可是許多往事，至今尚記得清清楚楚。

她出身藝人世家，母親蔣玉芳、舅舅蔣月泉都是著名表演藝術家。她自幼耳濡目染，勤奮好學，寫得一手好字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曉。在蘇昆「繼」字輩中是出名的大才女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，我即看過她演出的昆曲《寄子》《琴挑》《跪池》《拾畫》《叫畫》。還有蘇劇《出獵》《回獵》等等。

尹繼芳為人仗義、豪爽，故而朋友遍天下，與上海昆劇院岳美緹同拜俞振飛為師，相處莫逆，又在美國洛杉磯與華文漪同演昆劇《牡丹亭·驚夢》。

八十年代，她去上海戲劇學院進修戲曲導演，擔任蘇州市文化局藝術處處長等職。1989年赴美，在紐約創建「海外昆曲社」，至今，還為傳播昆劇文化而四處奔走，巫盡全力，把自己當作年青人一般，精神可嘉呵！

這次見面，相談甚歡。我提起她的機智大膽，冒險的異稟，真有扯不盡的趣聞，講不完的故事，令她大笑不已，狂呼大叫：「喔唷唷，笑得吾肚皮肉都痛煞哉虐！」

有年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以最為盛大的陣容，在開明大戲院公演。我們沒有戲票進不去，怎麼辦？尹繼芳一拍腦門，抓住我，說，跟我走！她撿一香煙殼子截成兩條，塞在開明大戲院經理石夢萍的手裡，大聲說：「石伯伯，這是我們兩人的戲票！」石經理看見我倆是「蘇昆」的，不好意思阻攔，只得悻悻地嘀咕：「進去亦嚙用，全部客滿，嚙不座位格！」尹繼芳卻「山人自有妙法」，拉了我昂首闊步直闖前排最中間的首長席。悄悄說，如此重大演出，肯定給領導送票，他們也不一定會到場，樂得我你受用。接著，她又掏出一袋瓜子，抓給我一大把。「劈劈啪啪」旁若無人地吐著瓜子殼。對我眨眨眼睛，得意洋洋地說：「我你這樣才像首長家屬咧！」果然，劇場工作人員都不敢管她。

我和她一本戲也沒拉下，看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的《伊索》《同志，你走錯了路》《蔡文姬》等名劇，一分錢也沒有花。開明大戲院經理石夢萍經常說她：「尹繼芳這個小姑娘奶奶，我俚一個開明大戲院都弄伊不過。古靈精怪，拿伊沒法子！」

文化大革命，我下放蘇北農村。每次返回蘇州，尹繼芳都給我弄票，可以想看啥，就看啥。碰上會演，更把所有戲票送到我手裡，可以隨心所欲挑著看，也都是最好的座位。

福建芳華越劇團在上海公演《沙漠王子》《何文秀》《紅樓夢》《西廂記》，盛況空前，更是一票難求。我試著向尹繼芳求援，果然她送來了最好的票，有幾次竟與袁雪芬相鄰（後來，袁雪芬邀我為她那上海越劇院寫現代劇《繡花女》等，一直覺得「似曾相識」，我偏偏不點穿）。原來尹派創始人尹桂芳與尹繼芳不但姓名相近，而且私交頗深，甚至達到形影不離、無話不談最為親密的程度，給我的戲票都是尹桂芳捏在手裡的保留票，又是沒花一分錢，使我過足了尹派的癮，挨個兒看完了尹派所有的代表作。

現在，細細想來，在蹭戲方面，我欠了尹繼芳不少情，看來，今生今世難以補報矣！

難得的相逢，依依惜別。人生一世，分分合合，就是這麼一回事。到這把年歲了，還有人牽掛，還有人想念，還有朋友從遠方而來，確確實實不亦樂乎！不亦樂乎也不亦樂乎丫！